

(比利时) 乔治·罗登巴克 著
沈大力 董纯 合译

布吕赫的幽灵

Brugge-la-Morte



中国文联出版社

布吕赫的幽灭

Brill 423-18-11612

〔比利时〕乔治·罗登巴克 著
沈大力 董 纯 合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吕赫的幽灵/(比)罗登巴克著;沈大力,董纯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9

ISBN 7-5059-3876-2

I. 布… II. ①罗…②沈…③董… III. 中篇小说-
比利时-现代 IV. 1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1647 号

Georges Rodenbach

Bruges - la - Morte

© Ernest Flammarion, éditeur 1914

书 名	布吕赫的幽灵
作 者	[比] 乔·罗登巴克 著 沈大力 董纯 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 壮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永清县永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字 数	72 千字
印 张	4 印张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876-2/I·2994
定 价	8.80 元



乔治·罗登巴克像

前 言

首先，我祝贺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乔治·罗登巴克的作品；并感谢董纯女士、沈大力先生为本书的翻译出版所付出的心血。十九世纪末，在年轻的比利时诞生了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学，罗登巴克就是其中一位旗手，跟杰出的梅特林克、维尔哈伦、埃勒斯克普* 和梵·莱赫贝格**等人齐名。

无论出于职业，还是个人原因，乔治·罗登巴克都是我特别系念于心的作家。

显然，作为比利时的使节，我必须向这位作家表示敬意。因为，他最先，也最善于向广大公众呈现了佛拉芒古老城邦的魅力，其传统的诗意，悠久建筑的绚丽，运河的僻静温润和忧郁，还有其沉思

* 马克斯·埃勒斯克普（1862 - 1931）比利时象征派诗人，著有《生命赞》和《忧郁的宣言》等诗集。

** 查理·梵·莱赫贝格（1861 - 1907）比利时作家，著有《爱娃之歌》、《潘神》、《女伴》等

——译者注

冥想，以及艺术宝库的辉煌。

然而，我对乔治·罗登巴克的崇敬并不仅仅局限于他为我国艺术与建筑的声誉作出了贡献。

我出生在滨海的佛兰德，就读于根特市，经常漫游于罗登巴克细腻描写过的城市和风景之中，深深感受到了浸透他整个作品的凄清。

若依维克多·雨果之言，人们可以说，“忧郁乃伤感之乐趣”，那么乔治·罗登巴克无疑是最能通过其全部创作来体验这种“幽婉”的人了。且莫忘记，他的作品有小说、诗集和戏剧，总共近三十余部之多。

诸如《布吕赫的幽灵》的于格·维亚纳，或者《排钟乐师》中的若里斯·波尔鲁特一类人物，除却其中的自传特征外，他们确实超脱了人的血肉之躯，成为忧郁的化身。

或许，乔治·罗登巴克最奇异的艺术价值，正在于他能引起激动，有力量让读者回忆起往事。对每个人来说，阅读这位作家的作品犹如归返自己的童年，显现对畴昔的怀恋。

果尔，以一位伟大艺术家的笔触，罗登巴克催促我们对自身的历程进行一番思索。

比利时驻华大使

若安·马利果

二〇〇一年十月三十

目 次

前言	(1)
布吕赫的大鹅 (译者序)	(1)
敬告读者	(9)
布吕赫的幽灵	(11)
罗登巴克诗笺	(104)
跋——钟声悠悠布吕赫	(115)

布吕赫的天鹅

(译者序)

乔治·罗登巴克（1855 - 1898）系十九世纪后半叶比利时作家兼诗人和记者，其小说和诗歌风格新颖独特，从本土和巴黎传播开来，促进了欧洲象征主义“火焰派”的形成，跟维尔哈伦、梅特林克、魏尔伦、马拉赫美、维里耶·德·里拉唐同为这一流派的先驱，影响了后来的玛塞尔·普鲁斯特、梵乐希和画家克诺普夫的艺术创作。

现今，巴黎“奥塞博物馆”珍存罗登巴克生前好友雷维·杜赫默为他绘的一幅肖像。看上去，此君一脸秀气，但面色与他作品中惯常出现的幽灵一样苍白，一双慧眼满盈雾濛濛的灵感，怅望着“世纪末”的欧罗巴。这幅画的背景为布吕赫古城，以该城星罗棋布的运河，河岸上的教堂、不发愿修道院的尖顶和静谧的神秘氛围将罗氏同“布吕赫”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人称罗登巴克为“布吕赫的天

鹅”。因为，恰如比利时名城布吕赫吸引人的白天鹅，罗登巴克正是以其象征派杰作《布吕赫的幽灵》驰名于世，流芳至今的。

十九世纪末叶，象征派在似乎出现奇迹的比利时获得了理想的滋养地。年轻的罗登巴克厌恶资产者暴发户，要与金融工业资产阶级决裂，挥笔从文学上抵御自然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弊病。为此，他和维尔哈伦参加创办《青年比利时》杂志，并于1886年出版诗集《白色青春》，1891年出版诗集《一片寂静》，尔后又陆续发表《封闭的生命》和《故乡天空的镜子》两部诗集，采用水镜上浮动的天鹅，飘忽的睡莲，迷惘的人形和天空弥漫的云雾等象征，来解脱日常现实的束缚，在眩晕的梦境里抒情，以朦胧的诗意和印象色彩来衬托，流露人内心的音乐旋律，由此升华，开印象派之先河。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空水里，人们更清晰地看到整个天空。”

罗登巴克于1887年定居巴黎，跟高贝、马拉赫美结交，同时也和列昂·克拉泰尔及与之思想对立的巴尔贝·杜赫维依、爱德蒙·龚古尔和都德来往，汇集了不同文学流派的影响，保持并发扬了自己原先从高蹈派承袭来的诗体个性，突出表现在将小说诗化的创作探索上。

1892年，法国《费加罗报》连载了罗登巴克的小说《布吕赫的幽灵》，既轰动了巴黎沙龙，又赢得了广大读者，成为欧洲文苑里一朵奇葩。

《布吕赫的幽灵》，叙述主人公于格·维亚纳丧妻后到布吕赫“玫瑰经”堤岸独居，一日遇见面貌酷似其亡妻的女演员让娜·司考特，随即追求到了她，可不久发现，此女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同亡妻一般温柔可亲，于是又陷入了抑郁。最后，因让娜·司考特褻渎了他视为圣物的亡妻发辮，一怒之下将伊扼死。

整部小说里，作者采用“奥菲丽亚之谜”，用那失神少女飘散在河水上面的长发，为“布吕赫的幽灵”蒙上一袭迷茫的面纱，创造出生死场的梦幻境界，寓意波德莱尔式的文学追思。透过奥菲丽亚现象，他完成了浪漫化、象征化的过程，达到了对现实时空的超越。

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布吕赫古城。维尔哈伦深知他友人的隐衷，说：“罗登巴克为布吕赫歌吟。因为，在全球所有的城市中，他感到布吕赫最能同自己的忧郁共鸣。”这种由世纪病导致的忧郁，在布吕赫的死寂中找到了化身，升华为神秘玄奥的象征，正如作者自己所吐露的：“应该去爱艺术的表现，爱人们所失去的，而只有逝者才能真正让人怀恋不已。”

小说《布吕赫的幽灵》是一首浪漫抒情诗，一曲诗人为古城沉沦而唱的挽歌。罗登巴克追念十五世纪末叶原为海港的布吕赫，早时，这座被誉为“北方威尼斯”的北海口岸极为繁荣，其昌盛一直持

续了整整四个世纪。随后，海水退去，她因而变为陆地城市，失去了原先的重要地位，像一个进道院的不发愿修女，开始了隐居生活。正是在这一层意象上，鰥夫于格·维亚纳，——也可以说是作者罗登巴克自己，从布吕赫的精神面貌找到了类比的对象，从而喻示一个可见的世界与一个不可见的世界，一个生者与死者的相似和不同，以及由此而生的梦幻者的嗟叹。这里，作者表现死亡与爱情的永恒主题，让人联想到丹麦小人鱼，或者梅特林克笔下梅丽桑德对幸福的追求。

马拉赫美曾说：“当代阅读者的追求，在于将诗歌小说化，将小说诗歌化。”他的这种见解，正是因《布吕赫的幽灵》有感而发的。而且，罗登巴尔小说中诸如天鹅等一系列象征，又是以马氏《牧神午后》为灵泉，堪称象征派思潮结晶的珠玉，反过来为布吕赫古城添增了引人的神秘色彩。在今日络绎不绝造访布吕赫的人流里，不少游客是读了罗登巴克的作品来此观景，触景感受那部诗小说里的飘渺意境。由此可见罗氏艺术的深远影响。

罗登巴克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排钟乐师》也是以布吕赫为背景的爱情悲剧。像在《布吕赫的幽灵》中一样，作者描写建筑艺术家若里斯·波赫鲁同两个女性的感情纠葛。那二位女子系一对姊妹，一个叫芭蓓，棕色头发；另一个叫葛德丽沃，一头金发，皆为波氏之友梵·于勒的亲生女，但却心境迥异。芭

蓓先跟波赫鲁亲近，很快结婚，可由于她生性暴烈，不久就跟对方冲突起来，并将跟她丈夫有染的妹妹葛德丽沃赶进了不发愿修道院。波赫鲁通过比赛当上了布吕赫城的排钟乐师，梦想维系这座老城古色古香的风貌，使之像已幽闭于道院的葛德丽沃一般温静。为此，他与城中的现代派形成对立。然而，他自己也不免沉溺性欲，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最终因对自己心爱的古城布吕赫有愧，在排钟的吊锤上空悬自尽。无疑，这又是一部关于一个世界名城命运的悲剧，一次对人类历史进程极富远见的质疑。

这种对传统进步观的否定，也体现在1997年根据奥塞博物馆所藏珍本翻印的罗氏小说《秀木》里。这一回，作者只是将他梦中的城市搬到了荷兰西兰省近海的一座孤岛上，依然是进步对岛屿生存的威胁，依然是由爱情彻底失望导致主人公投缳自缢的结局，依然是那种诗思的风格，象征的笔调，淡出恬静的灵感和悠远无尽的回响。

1997年，法国《解放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文学评论家巴雍对重版罗登巴克小说集《不发愿修女庙》的书评，其中分析了《衣鸟》、《顾廉耻的修女》、《圣诞马槽》、《白色之恋》、《处女花园》、《没落的修道院》等九部作品的风貌，指出这一系列短篇小说不仅是一幕幕通灵的沉思，而且包含着心理社会学的因素，构成了诗意的“人种学”。巴雍引用罗登巴克自己的话说：“一种具有崇高意向的艺术，

其本原在于梦境，而这类梦想只能向着遥远无踪，不可触及的境地延引。”他认为《不发愿修女庙》是“清澈透明”的艺术品，并结论道：“这部作品是用布吕赫花边绉纱织成的‘蜘蛛网’，字字凝霜，句句结晶，神妙莫测，宛如冬日黎明的空洞窗扉，有待人去充盈。”

罗登巴克还写有一部诗剧《面纱》，“于1894年5月21日在巴黎‘法兰西剧院’公演”。这是一出形象表现佛兰德民族信仰的神秘宗教剧，描绘了一场追求真善美的幻灭过程。剧中，主人公让跟自己一位年迈的患病女亲戚生活在一起。他请来一位不发愿修女服侍老妇。每天，戴着遮面白帽的修女古杜尔不断从他身旁走过，以一种神秘的形象引起他的好奇和敬意。他不禁感情冲动，浮想联翩。一次，老妇病痛突然发作，古杜尔匆忙赶来救护，没来得及戴上洁白的修女帽，让主人骤然看到了她没有面纱的脸庞，顿失原先的神奇。这时，主人感到这位修女同普通女子一样，对他不再产生任何吸引力了。梦觉之时，他恍悟先前的一切不过是主观产生的虚幻，因此对生活大失所望。

此剧首演即获成功。戏剧评论家茹尔·勒麦特尔观后写道：“我不知道《面纱》能否称得上戏剧。但是，我可以肯定，这无疑是一首诗歌，一首幽静的诗歌。”所有观众在谈自己的感想时，都一致肯定这一点，认为在抒发诗情上，罗登巴克的细腻程度超

过了他同代的所有诗人。所以，马拉赫美称赞他道：

“依我看来，罗登巴克先生是最完美，最贵贵的诗人之一。他的诗艺简洁而又微妙，堪与佛兰德的花边和金银细工相媲美……读他的作品，人们似乎感觉到了精确的瞬间，品味到了结晶的辞句。尤其突出的是，他出语惊人。因为，作者善于类比推理，能从谈吐和听闻中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可以肯定这样一点，即他的感觉在启发人的思维。”

埃德蒙·龚古尔也非常欣赏罗登巴克文体的流畅和深切。他在《面纱》公演前夕称赞罗氏诗艺的魅力时说：“依我之见，罗登巴尔先生几乎是惟一的诗人，当今惟一真正独具风格的诗人。他成功地反映了许多人感觉到了，但却表达不出来的事物内心，而这正是其独到之处。”

乔治·罗登巴克于1898年12月25日病逝于巴黎，年仅43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1903年7月，雕塑家乔治·米纳在逝者上过中学的根特市为他竖立了一座纪念碑，碑上雕饰白天鹅般的修女石像，供比利时人前往凭吊。

罗登巴尔辞世后，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集《雾叶》得以出版。作为布吕赫的歌者，他的传世佳作《布吕赫的幽灵》被改编成剧本，取名《幻影》。大概，这个题目可以象征罗氏的梦幻生平及其文学创作特征，一如有人更倾向于将其诗歌比喻为“天鹅的绝唱”。确实，他在辞世前几天发表了长篇哀诗《天

鹅》，作为自己的安魂曲：

途中，一声长吟
划破了寂静的脉胳。
一声似人的长吟，
声声飘向碧落。
那是一只最美丽的天鹅，
唱出了垂死的歌……

译者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于北京。

献给
弗朗西斯·玛尼亚尔

敬告读者^{*}

在这部情欲研究中，作者也想特别示现一座城市，让她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人物，进入人的心境，劝止人的行为。

如此说来，吾侪愿住的这座布吕赫城几乎显出了人形……给逗留于此的居民施以影响。

她用自己的风光，自己的寺钟造就着芸芸众生。

瞧！我们期望给人的启示，在于城市给行动定向，故其景致不再仅仅是一幅幅背景，亦不复为有点儿随意选择的描写题材，而成了与本书所述事件紧密关联的体态。

鉴于布吕赫以景色衬托着事件的变化，这里就必须使之同样呈现于本书的各个篇章，诸如堤岸、僻巷、老宅、运河、修道院、教堂、祭祀金银器、钟楼，各展其凡姿，让读者诸君也承应城市的存在

^{*} 原为插图本第一版序言（出版者注）

及其影响，深受临于水境的感染，从而觉得自己也置身于书中高塔的倒影里。